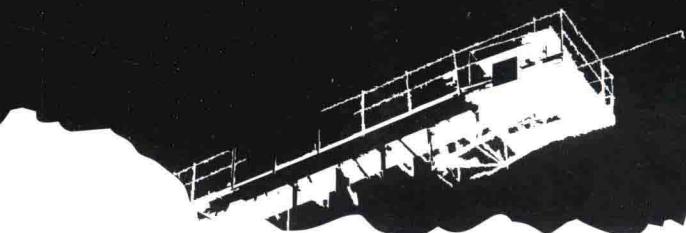


彭振武◎著

深山

声声



深山声声

彭振武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李梦娇

策 划：树上微出版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山声声 / 彭振武著. —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69-1009-2

I . ①深… II . ①彭… III .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649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深山声声

作 者：彭振武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权：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张：11.5

字 数：268 千字

定 价：36.00 元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 真：58124216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华大地上“时刻准备打仗”的激情年代，我作为时代的革命青年，毫不犹豫地响应祖国号召，光荣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原本想，当兵是为了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服役期间多学点打仗的本领，时刻准备上战场。要不，干脆直接上战场，拼他个你死我活也光荣，也不枉当这个兵。可当时接兵部队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从穿上军装，上了轮船，再转乘火车到了部队驻地，我也不知是当的啥兵。直到在新兵连，进行新兵入伍教育时，才知道是当上了工程兵，而且是建筑工程兵，也就是干活的兵。

开始我想，在家是干活儿，来部队还是干活儿，这个兵当得真没啥意思。但人已经到部队来了，想回去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容易。唉！既来之，则安之，干活就干活吧！可真没想到，当建筑工程兵的这活还真难干。

建筑工程兵干的活儿，就是按毛泽东主席“深挖洞”的指示，专门修建地下国防工事。长年累月钻山沟，打山洞，进行地下坑道作业。

钻进地下坑道，抬眼望去，悬在头上的石块张牙舞爪，裂缝横七竖八，看去，头顶上的那么多石块都像要掉下来似的，给人以无限的恐惧感；进洞后的作业，随时都有不稳定的石块塌方，泥石混在一起地方的冒顶。无论是塌方还是冒顶，将干活的人埋堵在洞里是常事。开挖进入山洞后，石缝里渗水漏水，石灰岩中的溶洞冒水，溶沟里的暗流防不胜防。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战士们得关节炎、风湿疾病的相当普遍。

成天与石头打交道，钻孔爆破、排渣搬石头，在坑道里吃石灰岩粉尘、花岗岩粉尘、沉积砂岩粉尘等，加上吸进的污浊空气很容易染上咽喉感染、肺部等疾病，甚至还可能患上不治之症的矽肺病。得了矽肺病，依现今医治水平还没有一例治好的，就相当于给人判了死刑。尤其是在开挖坑道的石头中，当时还没弄明白的多种射线侵入人体，如X射线、伽玛射线，氡气的释放等，许多年轻战士退伍回乡后直至夭折，也不知自己是得了什么疾病。

坑道作业，当时的个人防护条件也相当差，连起码的防尘口罩都没有配备。工具设备极其落后，掘进时的“三零钻机”，有的还缺支架；合金钢钻头要靠每次砂轮机打磨后才能使用；排石渣用的是木柄三角耙，篾土箕，竹片柄的大锤；混凝土被覆时靠的是小铁桶，捣固钎，泥抹子……；再有就是，战士们的一双手

和超时、超量、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部队首长常说，对于军人，战争年代是生与死的考验，和平环境下就是苦与累的考验。而建筑工程兵战士就不只是考验，不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实打实在的要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要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忘我的奉献。

许多时候我都不理解，在恶劣的作业环境下，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沿袭原始的操作方法，奋战在与世隔绝的大深山中，建筑工程兵战士舍身忘死地干——上级指到哪就革命加拼命干到哪；无怨无悔地干——不开口不伸手没有任何索取；不计个人得失地干——舍家弃福，婚姻不顾，且每月只有六、七元的津贴……这样甘愿吃苦受累，这样的拼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许多时候我都在想，只有在那个信仰纯真的年代，只有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才会出这种精神；只有在那个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环境下，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氛围中，才会有这种作为！

人总是要有点儿精神的，人的精神大多是被逼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特殊的社会形态，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这种特殊经历。这些建筑工程兵战士，敢于破除保守创新，敢于挑战技术权威，敢于与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事作斗争……这些人说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也好，说是苦力劳工也好，但这群人可歌可泣的事迹、无私无畏的精神、敢为人先的气魄值得人们追忆，值得大众颂扬，值得后人去发扬光大。

我怀念这段历史，怀念与我情谊相依、苦累相争、生死与共的战友。

回忆这段往事，令我无比骄傲与自豪。

时至退休了，心中总是忘不掉自己这段不凡的经历；忘不掉

一起战恶克难、同生共死的战友。退休后没有了工作压力，闲暇无事，禁不住写下这些往事，以纪念这段无愧的人生；以慰藉默默无闻、曾经在国防战线上战斗过并作出贡献的战友们。

彭振武

2016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施工中的油罐爆炸了 /1

第二章

就任六连连长 /17

第三章

团长命令放排炮 /39

第四章

扑灭山火进深山 /53

第五章

垂直掏槽风波 (一) /67

第六章

垂直掏槽风波 (二) /77

第七章

垂直掏槽风波 (三) /89

第八章
六连没完成任务 /103

第九章
责任心激起的灵感 /117

第十章
滚下的石头埋了人 /129

第十一章
工地来了女军医 /141

第十二章
设计师锻炼在六连 (一) /159

第十三章
设计师锻炼在六连 (二) /169

第十四章
电网电着团长了 /179

第十五章
土法上马的机械化 /193

第十六章
非常想不通的事 /207

第十七章
政委的良苦用心 /217

第十八章
罐帽上的检阅 (一) /229

第十九章
罐帽上的检阅 (二) /237

第二十章
未婚妻跟了别人 /247

第二十一章
“三三方案” 挖罐体 /257

第二十二章
水垫层的争论 /267

第二十三章
发明双层人形吊杆 /277

第二十四章
女军医真的发怒了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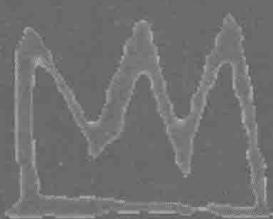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五章
被逼出来的“天车” /303

第二十六章
驾驭滑模被覆罐体 /313

第二十七章
罐壁裂了一条缝 /323

第二十八章
探索改进中的错 /333

第二十九章
最为关键的一战 /345



第一章

施工中的油罐爆炸了

—

“叮铃铃、叮铃铃……”凌晨五点十分，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刺破了寂静的夜空。

躺卧在团司令部值班室的架子床上、和衣睡觉的我，听到电话铃响，腾地翻身坐起，来不及伸手拉动拉线开关的电灯，摸着黑伸出右手抓起电话机听筒，就听到听筒里传来急促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团……团司……司令部吗？报……报告，洋口贴丁晴胶的工地发生爆炸了。”

我当时二十二岁，从二连副连长调到了团司令部作训股当参谋。虽然当参谋的时间不长，但对参谋业务也基本都熟悉了。什么全团的兵力部署，配备的武器装备；什么各营连分布在各地的工地及施工的仓库类型；什么友邻部队驻地等都清楚地印在了脑海中。因为这些都是参谋的基本功。

一听洋口工地发生爆炸，马上想到是在离团部驻地不远的、正在进行贴丁晴胶的试验性油库工地出了事。脑子里一闪念，便联想到爆炸的可怕情景。过去看战争题材片电影中炸弹爆炸的情景，在军区工兵教导大队训练炸坦克抛射炸药包爆炸的情景，自己在施工连队坑道作业中爆炸石头的情景……总之，无论什么样的爆炸，爆炸的冲击波都是在那么一瞬间。在这一瞬间里，遇物毁物，遇人亡人，速度之快、冲击力之大，是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了的。我心想：坏了，发生爆炸事故了，可又要死人了。

当时部队里死人，不论是人为事故还是天灾人祸，一般都是烈士待遇。因为是为国防事业献身的，是为战备而牺牲的。但对

一个部队来说，发生亡人事故毕竟不是好事，负面影响太多太大。死了人，战士的情绪受影响，连队的士气受影响，牺牲战士的家属受影响，这个部队在上级心目中以及对外界的声誉都要受到严重影响等，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基层连队，营团各级首长都不希望自己所管的部队发生亡人事故，而且都是在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本部队不发生亡人事故。

值班参谋的职责容不得我多想，现在要办的是，一定要沉住气，不能慌张，尽可能镇静，把情况弄清楚。于是，我迅速拉亮电灯，把右手的话筒交给左手，右手翻开值班记录本，对着话筒说：“我是团司令部值班参谋武鹏，不要紧张，请慢慢说。”

“报告！”报告人可能是听到“不要紧张”，将自己失态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也许是听到来自团部的声音，好像找到了救星。便一字一句地回应道：“武参谋，我是四连连长彭顺民，我连二排在贴丁晴胶片的洞库内，突然发生爆炸，十八名战士生死不明。目前我连正组织抢救。”

果真死人了，不是一个二个，而是十八个人。我清楚地知道，和平环境下死人，不是天灾人祸，就是责任事故。对这样的突发事故，必须立即处置，拖的时间越长，处理越难，影响越大。便果断答道：“好的，我马上向团首长报告。”

我知道，第一时间的报告只能是这些了。按常规本应向我的直接首长——司令部刘敏参谋长报告，但这次是伤亡十八人的大事故，我不敢耽搁半分钟，必须立即向团里最高首长——团长报告。我迅及拿起电话听筒，急忙叫总机接通了团长徐万山宿舍的电话。

“报告团长，我是司令部值班参谋武鹏。刚接到四连长彭顺民的电话，洋口工地在混凝土壁上贴丁晴胶的二排，作业中发生

爆炸，十八名战士生死不明。”我在报告时，想把语言尽量精减些，把内容报告得尽量准确些，是匆忙打好了腹稿再报告的。

徐万山一听，心中大惊：他对贴丁晴胶片的工艺复杂性和危险性是很了解的。平时总担心贴丁晴胶片会出问题。果不其然，这次真的出问题了。

徐万山现年四十三岁，战争年代参军，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文化水平虽不算很高，但脑子很灵光，许多事看一眼就明白。也许是他在战争年代组织构筑工事经验丰富，组建工程兵建筑团时，就选中了他。来到工程兵建筑团后，起初当营长，后来才当团长。几年下来，很快熟悉了建筑工程兵业务。对担负的工程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常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建筑团自从接受建丁晴胶储油罐的任务后，贴丁晴胶作业很危险。由于贴丁晴胶需要精密的仪器设备，需要精细的操作技术，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事故。而且，贴丁晴胶作业中出事，徐万山非常清楚一出事就一定是大事。现在容不得他多想，得赶紧赶往现场，把情况弄清楚，把善后工作处理好。想到这里，便在电话里直接对我命令道：“武鹏，你即刻通知刘参谋长，请他向大区后勤报告，并准备随我赶赴现场，你也随我一起去。”

“是！”我毫不含糊地答道。

我在徐团长心目中，还是有位置的。因我新兵训练结束后，就分配在三营八连，当时徐万山任营长。我在八连的所有表现他是清楚的，我的成长进步他是非常关注的，我到团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是他选送去的。我想在这种时候提出让我跟他去，肯定是有所考虑的。这时我也设有多想什么，抓紧开展了工作。随手抓起电话向刘敏参谋长作了报告。

作为参谋，不需领导作详细交代，只要按首长意图灵活处置，

抓好落实就行了。我即刻交好班，准备了相关器材与资料，并调度了小车，在路口等待团首长的到来。

很快，一辆军用北京吉普车，载着徐万山、刘敏和我，向洋口工地急驶而去。

二

洋口工地贴丁晴胶的洞口场地上，场面惨不忍睹。在爆炸中牺牲的战士，面目全非，血肉模糊，尸首不全。头碎骨裂的、断臂少腿的、身首分离的、歪嘴斜脸的……他们浑身血肉模糊，皮肤溃烂漆黑……一具完整的尸体还需卫生员和战士们来拼凑。

四连战士们顶着刚入秋的烈日，嗅着难忍的血腥味和肉体的腐烂味，一边伤心地抹着眼泪，一边细心地整理战友的遗体。清洗战友面容，保留战友原本清秀可爱的容貌，使战友走得体面些；整理战友肢体，保持完整的体形，使战友走的更加完美些；帮战友穿上崭新的军装，戴好红色五角星的军帽，扣好像征红旗的红领章风纪扣，使战友走得更加英姿勃发，走得更加光彩动人些。整个场面气氛十分沉闷，时间就像凝固了一般。

我和徐万山团长、刘敏参谋长一下军用吉普车，看到如此凄惨场景，心如刀绞。多么可爱的战士，那么年轻的生命，转眼间就都烟飞魂灭了。沉痛、伤心、难过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强忍不住的泪水，不管男儿不男儿，也不自觉地冒出眼角，顺着脸颊流淌而下。良久，我跟着徐万山和刘敏以无比悲伤的心情，立正、脱帽、三鞠躬，以示深切悼念。

这时，四连长彭顺民跑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徐万山急不可待地问。

“报告团长，在洞内贴丁晴胶的战士共十八名，包括二排副排长，除二名战士因出去拿工具刚走到洞口，被爆炸气浪冲出洞外烧伤外，其他十六名战士全部牺牲。”彭顺民痛苦的心情还没有平稳，伤心的抽搐还没有停歇，痛声地报告道：“两名烧伤战士，已派解放牌车紧急送往军队医院了。”

“你做得对！”徐万山对四连长彭顺民及时组织抢救伤员，和现场处置牺牲战士的后事，给予了满意的肯定。但还有些事他不放心，他是有名的爱兵模范。现在最重要的是，对牺牲战士的后事要处理好。他看到彭顺民这种状况，感觉有必要宽慰几句：“彭顺民同志，你的战士牺牲了，你伤心痛苦可以理解。但作为一连之长，光伤心痛苦还是不够的，你要尽快从伤痛情绪中走出来，组织做好善后工作啊！”

“团长，这些我都知道，这个道理我已懂，可那多么可爱的战士突然间没了，悲伤的心就是忍不住呀！”彭顺民按照自己内心所想的实话实说。除了悲痛以外，他还想到了责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爆炸，除非不可抗拒的意外，自己作为连长，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是过错在不在自己，都要有接受组织上处理的思想准备。但在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好说，只有悲伤。可对徐万山的话又不得不听，便强忍喘息表态道：“请团长放心，我会以连长职责为重，把善后工作处理好的。”

看到彭顺民情绪好了些，徐万山交代道：“牺牲战士的后事，我交代了团政治处，他们会派人过来，与你们一道处理。牺牲的战士，是为国防事业献身的，享受烈士待遇。并将他们在部队的表现和此次作业的事迹整理出来向他们的亲人汇报，向当地地方政府汇报。”说到这里，他又问彭顺民：“通知他们家属了吗？”